

史學年報
(三)

第二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二期

591188

第二卷 第一期

史學年報

章鈺題端



90091361

K2-54
881
3

史學年報

(三)

最近出版 數種重要引得！

(一) 毛詩引得附標校經文 引得特刊第九號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出版 定價大洋三元外埠酌加郵費

詩爲詞章之祖，且包含古代社會史料甚多，爲治文學，小學，史學，與夫研究中國古代民俗者所必參考之書。本處以其在學術上之價值既大而爲用又宏，因據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將毛詩經文，校勘標句，並加篇章號碼，重爲排印。又仿照西洋『瑛錄燈』(Concordance)作法，取新印經文，逐字爲之引得。其便於檢索，不待言喻。凡爲學術之研究而須取材於毛詩者，當人手一編也。

(二) 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引得第十號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 四厚冊每部定價大洋十元外埠酌加郵費

此書爲二十種藝文志——漢書藝文志，後漢書藝文志，禁書總目等——所載書名及人名之引得。凡欲研究目錄學，或欲知某一書見於何種藝文志，某一書約有若干種著作，以及某一書約亡於何時者，皆不可不備此書。

(三)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引得第七號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每部定價大洋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三冊，上冊爲書名引得，下冊爲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僞書之假託，數人之合著，筆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別爲一書，往往分作兩條，依次排印。手此二冊，則總目二百卷，及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印本，卷首有卷頁內容表及推算公式，俾有其他版本者，亦可適用。又洪煥達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始亦留心四庫堂故者所欲一讀者也。

(四) 封氏聞見記校證引得特刊第七號

趙貞信編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兩厚冊定價大洋五元外埠酌加郵費

封氏聞見記，唐封演撰。雜記歷代掌故，而尤詳於唐。近代傳刻以雅雨堂叢書本最爲通行，惟誤脫落頗多，其他諸本，亦無十分完善者。趙貞信先生據雅雨堂本與其他諸本互相勘校，並參攷百餘種書籍，詳爲證釋，補闕正訛，顏曰封氏聞見記校證。學者手此一編，非徒可爲鑽研之參考，且可藉以窺知整理古籍之門徑也。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北平燕京大學

國內總代售處

北平文宇堂

史學年報第二期目錄

戰國時儒墨道三家堯舜的比較	曹詩成
易傳探源	李銳池
洪水之傳說及治水等之傳說	顧頡剛
堯典的研究	衛聚賢
備服考	齊思和
中國古代的歷史觀	徐文珊
古代之竹與文化	羅兌之
中國第一個留學生	朱士嘉
會真記事蹟真偽考	王桐齡
舊京西山故翠微寺畫像上佛塔記跋	牟寬
燕京大學校友門外恩佑恩慈二字考	韓叔信
校點古今偽書考序	顧頡剛
俄領西土其斯坦與中國在歷史上之關係	韓叔信
燕大歷史學會一年來工作概況	
AN HISTORICAL PAPER	Ph. de Varkas
STGGESTED MAIN STEPS IN THE PREPARATION OF	

史學年報第三期目錄

本期定價大洋四角五 (一二兩期已絕版)

崔東曉著版本考	洪業
虞初小說回目考釋	韓叔信
與顧頡剛論五行說的起源	范文瀾
儒家和五行的關係	徐文珊
與顧頡剛論易繫辭傳觀象制器故事書	齊思和
山海經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統	吳澄
史記版本考	趙澄
樓蘭之位置及其與漢代之關係	黃文弼
元寶錄與經世大典	市村續次郎著 傅傳譯
太陽契丹考釋	馮家昇
女真文字之起源	毛汶
指畫略傳	白瑞
夷務始末外鴉片戰爭後中英議和史料數件	關瑞
清史稿之評論(上)	傅振倫

本期定價大洋七角

史學年報第四期目錄

殷墟教碑出土於盤庚說	洪業
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	顧頡剛
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	譚其驥
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	馮家昇
幾白咒考	唐蘭
元虎賁軍百戶印考釋	牟寬
山海經及其神話	鄭德坤
清史稿之評論(下)	傅振倫
中國地方志統計表	朱士嘉
商書今譯之一——湯誓	沈維鈞
考信錄解題	丁式上

本期定價大洋七角

史學年報第五期目錄

高似孫史略箋正序之一	洪業
州與嶽的演變	顧頡剛
司馬遷所見書考叙論	金德建
劉向之生卒及其撰著考略	葛啟揚
唐代驛制考	陳沅遠
考古隨筆	馮承鈞
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蹟考	張維華
清雍正朝試行井田制的考察	魏建猷
章實齋之史學	傅振倫
近百年來中國史學與古史辨	Arthur W. Hummel 著 鄭德坤譯
明治以後日本學者研究滿蒙史的成績	和田清著 翁獨健譯
皇明馭倭錄勘誤	翁獨健譯
讀山中聞見錄書後	榮光明
附本刊第一卷(一至五期)引得	本期定價大洋七角
(以上各期皆歸北平景山書社代售)	

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一期 (即第六期) 目錄

崔東壁菽田賸筆之殘稿.....洪業.....一

黃帝之制器故事.....齊思和.....二

居庸關元刻咒頌音補附考.....奉寬.....四五

太平天國曆法考 (附太平新曆與陰曆陽曆對照表).....謝興堯.....五七

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馮家昇.....一〇七

古師子國釋名.....朱延豐.....一四七

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周一良.....一五五

康長素先生年譜.....趙豐田.....一七三

釋上與民爵.....勞貞一.....二四一

讀爾雅釋地以下四篇.....顧頡剛.....二四七

明遼東邊牆建置沿革考.....張維華.....二六七

中國科舉制度起源考.....鄧嗣禹.....二七五

崔東壁蒞田賸筆之殘稿

洪業

大名崔東壁（謫）以四十年之力，著書三十四種，共八十八卷，其弟子潁南陳介存（履和）以刻師書爲畢生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書之未曾刻者，尙十五種，共三十三卷，未刻之定稿尙存霄壤中否，不可得知。民國十八年，大名王守真（篋）先生得二漆集抄本以寄頤剛先生。（此集已印入頤剛先生所編訂之東壁先生遺書內，但全書尙未出版。）此東壁妻成儒人之詩集也，聊可以當東壁自訂目錄中之細君詩文稿一卷。二十年一月，業於燕京大學圖書館破書堆中，發見東壁知非集一冊，旋斷其爲知非集定本三卷未成前之過渡稿本。（此集已影印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叢書中，民國二十年八月出版。）四月，頤剛先生與業親至大名及脩魏縣訪東壁故里，（參頤剛先生與業合編之崔東壁先生故蹟訪問記，燕京學報第九期。）冀於東壁舊稿，或有新發見也。當時雖無所得，然曾收請大名士人隨時留意查訪。今年四月頤剛先生從大名姚野浣（澣）先生得東壁殘稿一冊；據野

浣先生云，得自大名范廉泉（廉古）先生，而廉泉先生則得之於崔氏某也。史學年報徵文急，因商得頤剛先生同意，俾先發表焉。

殘稿書竹紙上，共三十三葉，其中葉一闕後半葉，葉五闕前半葉之前半，葉二十九闕後半葉，葉三十一闕前半葉；然葉二十九葉三十一之兩半葉，文相接續，蓋誤訂而然耳。本高營造尺八寸四分半，寬五寸七分半。眉端左角紙多殘缺，似爲鼠所嚼者。本中每半葉九行，寬共四寸三分半，行二十一字，高共六寸二分半。文字內容，大約可分三類：詩文拾遺爲一類，多殘闕。函稿爲一類，共二十一通。駢語爲一類，共二十五聯，附題額七語。茲以原文披露於左。其標點，皆業所加，唯單引號（「」）本原文所有，標鉤銷也。方括弧（「」）亦業所加，用以詳原文中塗改，鈎撤，簽貼，刪易之痕迹而已。

知非集拾遺

捐嘉歌，乃余未學爲古詩時戲作。贈栗上林三首，因其體涉應酬，故皆不以入稿。題畫三首，則偶未存稿，而後遂忘之者。其餘三首，皆訂集時所刪，因有所感，不欲盡棄，並取而附於此。【此段原文爲「題畫三首，以歲久不省憶，而遺之。贈栗上林三首，則以體涉應酬，原未入稿，而遺之。其四首者，則訂集時所刪，而後復拾之者。並取而附於此。」經塗改，乃如上。】

夢中送別李琪園因成短韻寄之

琪園與余鄉試同年，交相善也。以癸未進士，入翰林，時方以檢討授知縣，尚未謁選。

□□已如夢，夢中仍送別。琪園從此去，淚盡不忍□，□□□旋，而我性獨拙，感君重故舊，不肯遺「下調。以上乘一上。」

附摘句【原爲「對弄集摘句」，後於「刪」字上貼「附」字，塗去「弄集」二字。此行書眉有疏筆「一」字。】

余少喜爲詩。三十歲後，曾自訂弱弄集，刪去者近半。及訂知非集時，刪去者十之六七矣。暇中偶憶及之，間有一二語足解頤者，未忍悉棄，聊摘錄之如左。想不足當大方一笑也。【「曾自訂」下原有「之曰」二字，後塗去。】刪去者近半，原無，後所加。【偶憶及之」，原作「偶

取閱之」，塗去「取閱」二字，改「憶及」。

占體【原爲「五言古體」，塗去上三字，復於「五」字旁作「古」字。】

四歲讀門聯，解排平與仄，五齡授經書，便知質疑惑，觀叔讀周易，從旁盡奇切，聽父講春秋，背面說故實。○「縣侯賞駿才金盤賜果食」從此更發憤，日夕務學殖。夜寢常五更，朝餐每日足。携書拾薪芻，帶經摘蘿腹。○時會終難料，天心未可測。泰山參天高，半日嶺可陟。北辰萬里遠，舉頭見紫極。不然事耕耘，壯懷寄稼穡。不然學著述，爲世開茅塞，「文章苟表見名山永不蝕」

述懷【「仄」字原作「長」，塗改。】

乍別露塵地，息肩山水州。「主人重夙好勝境相携遊」楊花密雪布，槐影疎雲流。○「大行列作屏易」原作「易」，塗改。○水環爲溝「泉聲引風雨，石勢盤蟻虬。奇峯斷忽起，密徑」原作「經」，塗改。○「轉轉幽。【此下原有雙行夾注云：「晚春自都門抵易州委巷文滯同 仰瞻行暇。」「晚春自都」四字，適居一行之末，以疏筆鈎去，餘文上貼紙條蔽之，紙條上所書，見下。】

律句【此書紙條上，原爲「五言律句」，塗去上三字，而於「五」字

旁，書「律」字。】

未夜【原作「但」，塗改。】先愁暗，當冬轉愛涼。看書噴字小，寫賦恨篇長。眠疾【以上乘二。凡鈎去符號，「」，皆以疏筆爲之。○「乍別」

上書眉有碎筆「三」字，「律句」上，書眉有「五」字。

與花同歲月，以筆作生涯。識藥緣多病，甘貧爲少才。春日

微遲過橋

月明新雨後，山斷暮雲中。

霧含關月小，雪壓塞雲低。

寒柝隨風斷，邊城入夜寒。

清夜月千里，平沙天四垂。

雲氣乍離合，山光時有無。雪消秦嶺出，日落霸陵孤。西安

府途中

今夜長安月，如何只獨看。天清聞笛遠，夢冷到家難。京邸對月

「七言律句」【鈞號以錄筆爲之。】

村從隱隱林中出，人在青青陌上行。清明日郊行

回首暮雲將萬疊，傷心秋雁正雙飛。秋夜懷省弟

高文直與斗星齊，應笑羸秦烈焰低。潤筆幸能親雨露，黃灰

今已隔雲泥。雁字「羸」原作「羸」，塗改。

飛如飛白雲中寫，行似行書月下排。一字常思補，衰職，人

文會見責。天階。同上「下」原脫去。先誤加於「排」字下；後塗去，

復加於「月」字下。

字耀金光春日暖，筆穿紙背暮雲開。同上「以上案三。」

兄弟相依聊若一，主賓有分亦同人。同上「案四只此一行，餘空白。」

惜賦【此賦書眉有「口吊古今口心人別口」等字。】

原夫應多偶失，事罕萬全，探隋珠以彈雀，客一資於山嶺。

天與不取，前功盡損，【原作「損」，塗改。】悔之無及，比比而

然。于是僕【原作「僕」，塗改。】本多情，但爲惋惜，拍案歎歎，

掩卷不憚。若深痛乎予懷，神不寧者累夕。有如樂生提旅，

深入齊郡，彈丸兩邑，指日【以上案五之後五行，其前四行，並紙

闕。】成誅，殺人交構，懼罪逃遁，降城盡叛，遂失海隅。至

若張良發憤，欲雪韓耻，東遊滄海，陰求力士，博浪潛踪，

狙擊天子，【「子」字原脫，後加。】誤中副車，大索不止。若乃

武侯出師，祁山乘勝，三郡來歸，關中響應，任違律之參

軍，失街亭之要徑，隴西之地盡亡，偏安之勢遂定。又如郭

王北征，朱仙大捷，太子宵【原作「宵」，塗改。】奔，幽燕震懼，

義士爭迎，臨河欲涉，忽奉詔以班師，降金牌之重。此皆

義關宗社，【原作「社」，塗改。】事係生民，【原作「民生」，塗改。】

大功垂就，一跌不振，哀九京之不作，能勿痛惜夫古人。若

夫賢爲民望，善乃國紀，或應運會而後生，或培百年而後

起。况夫賈【以上案五。】誼學期王佐，士才非百里，道濟乃

萬里長城，賈主亦一時才子，張元三輔之奇材，鄧禹關中之

壯士，均宜寶此善人，勿令失所者矣。而乃鵬鳥空賦，驥足

難舒，人主生其疑貳，宰相吝其吹噓，石上題詩，反逃身於

異國，市中舞劍，終稿死於蓬廬，數奇不遇，可勝惜歟！「別有寵姬易帶愛妾換馬老侯氏於宮中奏昭君於殿下鴛鴦打鳳恨大中之粗豪驚鮮開花構國香之艷冶此其人皆照質芳姿窈窕淡雅遇人不淑負茲嬌婉恨佳人兮難再得頭淚珠兮如灑所以令千古蛾眉短氣者也」至於池荷並蒂，清姿如雪，夜半萍開，一枝忽折，大宛竹杖，天下所稀，削而圓之，以漆爲衣，使絕世之奇種，竟埋沒其芳菲。更有蘭香馥【原作蘭，後改。】郁，桂影婆娑，淒涼空谷，寂寞山阿，草木有知，傷如之何。「而况酷覆左思之詞賦火焚李賀之詩歌」又何怪乎幽人逸士，憑弔【原作弔，後改。】山河，恨世界之缺陷，不禁涕泗而滂沱。嗟乎，天意久渺茫，人事多錯謬，豈成功之取忌，亦全美之招妬，惡草能長茂，好花不久開，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歎已往之不可追兮，又何貴乎悲歌慷慨而惜之也哉！【以上集六。】

雜說五則【原爲「爲難」，後改。】

孔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曰：「其恕乎？」蓋【原爲「今天」，後改「盡」字。】人之爲言，苟欲自順其行，則必納然有所不敢盡。其于古人也，詳其時勢人情，位之所值，才之所堪，與【此處有「夫」字，後去。】年月之先後，道里之遠近，毫釐不失，然後敢爲論

說。一有未悉，則惟恐吾一日處古人之地，而亦不能自行其言也。今之【此處有「爲」字，後去。】論者，則不然。不考時勢，不察人情，不問其位與才，年月道里之先後遠近，斤斤焉，求古人之瑕，惟恐其弗得，此其意但欲成我之言而已，豈真有顧行之心【此處有「也」字，後去。】哉。慕容紹宗之討侯景也，兵久不決，高澄使諸將往助之。諸將皆尤紹宗，紹宗曰：「來日，君等自與戰，當知之。」來日果戰，皆大敗，幾死；賴紹宗教，乃免。故責人則易，自責則難。諺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想更郎當舞袖長。」多大言而少成事，豈非古今之通患乎？凡此之類，不可悉數，姑舉其著者一事明之。蘇氏【此處原有「之」字，後去。】論漢昭烈，【原作「劉備」，後改爲「漢昭烈」。】罪其不當棄荊州而入蜀。豈不謂荊州者據漢西連吳會【此處原有「通巴蜀」三字，後去。】進窺許洛而有餘乎？「果如是雖吾亦將罪備豈但蘇氏已哉」不知此乃劉表之荊州，非劉備之荊州也。漢【下開。以上未七。均就用意筆。】

與朱松田

【此札書眉有紅圈一。又疏筆「丁」字。】丁巳年

源寄【「丁巳」二字旁有「二年」二字。】

接讀手札，得悉近況，並荷瞻瞻爾之情。但不知係何年所寄，目下又在何處；道遠鴻稀，消息茫茫，亦可傷矣。弟於

內存「丙春」二字，少有「元年」三字。」選調閩之羅源，於七月間到任。閩中風氣，全異他省，吏玩民蠶，事煩缺苦。傳訊則不到案，催糧常親下鄉。兼以權不自由，動多掣肘。「無罪不能救有罪不能」【此處原有「恐」字，塗去。】地方事一毫不能整頓，固已尸位素餐矣。兼以文書旁午，而吏胥常不在衙，地係衝途，差使絡繹。又承前任廢弛之後，積弊累累，稽察不易，事事皆須親督。每日卯起，亥眠，無一刻之暇，又足悲矣。且當清查之後，縣小而貧，捐賠種種，入不敷出。粗衣素食，猶不能給。欲歸，則無路費。欲留，則懼入於清查案中。未知將來作何結果。亦不復望吾兄之降臨也。回思舌耕之日，竟是神仙境界。何況晚香堂畔耶。因便肅泐數行，奉候起居，亦不知何日寄至閩南也。【鈎號用墨筆。】

與朱松田

【原作「第二札」。此四字乃書紙條上，貼蓋之。又此札書眉有硃圈一，其下有硃筆「八」字。】戊午松田行後十一月

羅源寄【「戊午」二字旁有「三年」二字。】

數月談心，得慰三十餘年飢渴之懷，幸何如之！乃翩然遽返，無計挽留，轉多一番消魂別況。不知三哥亦同【以上葉八。】此情否也。昨因制差初過，囊空拮据，又聞不日旋省。然後往浙，內顧多憂，不能厚贈，【原作「增」字後塗改。】一壯行色，心殊慊然。別後，每一念及，輒為悵惘。茲聞制憲擬由福寧

赴浙。因念三哥歸後，濕雲萬里，繼見難期，欲盡此心，遙遙莫必。竊料廣豐署內，亦常有旬日之盤桓。用特函差，再具銀一封【此處有「八」字，塗去。】「十兩庫平」資趕前途投送，望為察收，見覆是荷。抵家之後，倘以所餘少加經理，使可長為娛老之資，則善矣。舟車勞頓，諸情珍重。專此佈惻，並候旅安，統希心照，不盡頓。【鈎號用墨筆。】

第三札

辛酉十二月省城寄【「辛酉」二字旁有「六年」三字。】

辛酉十二月初六日在福建台城，值前遣赴廣豐役回，接奉吾兄三月內手書，備悉近況艱辛，且慰且愴。來札言弟官視太清，是以不能久留。此殊不然。凡人遇合皆有數在，而財尤甚。惟耐心者，能待時耳？吾兄提到羅時，適逢弟調羅歸後，又值大差往返，所費已多。且弟方謀告病，計算諸費之費，歸途之用，惟恐不給，是以不能多贈。致於吾兄無救於困，而弟亦常留餘憾也。若稍寧耐，豈無從容之時。弟在上杭時，蓋無日不為兄惜之。今【以上葉九。】弟已於十月十二日卸事，將及兩月，現在省中守候咨文。歸途舟車之費，雖可約畧計算，而請咨之需索，守候之歲月，實不能以預決。且現亦無安人能送至廣豐者。若適天之幸，使弟得早領咨文，明春至浦城時，定當專送廣豐署中，尚不知吾兩人之際會何如耳。恐屬尊懷，先此奉覆，并候近祉不宜。

第四札

壬戌二月初八日歸至清湖寄「壬戌」二字旁有「七年」二字。

歲前曾具一函，由廣豐寄上，未知已寄濕否。今弟已於新正十二日得寄，十七日啟行。擬即迂道廣豐，面交陳介存轉寄微貲。不意二月初二日至浦城，而介存已於正月念五日起省。不得已，需人趕送省會二百金，囑其到濕面交，以為修建之用。因已卸事，并無妥役可信，是以遲延至今，非敢為出納之吝也。此佈，並候近祺，餘詳前字，不贅。【以上葉十。】

與陳介存腹和

【書眉有紅圈一，又誤筆「丁」字。】丁巳五月

十一日羅源寄「丁巳」二字旁有「二年」二字。

丙辰七【此三字旁有「嘉慶元年」四字。】月抵羅源任，民蠻更玩，事難途衡，「絕無能事官」，「親代理一切俱係親辦」兼之前任交代不敷，款目糾纏，經三任監盤而未結。敵精勞力，卯起亥眠，無一刻之閒。以故前兩接手書，並讀尊大人函諭，俱未暇裁覆。何況文墨一道，高閣尤不待言。古人云：「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每一念及，悔不可言。至於缺之寒苦，差之賠累，僅免虧空，而自奉無異舌耕之日，猶不在懸意中者也。且此地風氣，迥異北方，非惟號令不行，并傳人亦不能到案。政多掣肘，舊俗難更，平生志願，至此毫無所施，【原作「庭」，後修改。】尸位素餐，歸興濃於山色矣。茲於五月初

十日，復接手札，乃以循吏儒林相期，豈知其已為循吏耶！愚「愚」字原脫，後加。雖素好考核，然常不敢自信。今歲所為，明歲輒復竄易。補上古及洙泗兩考信錄，近已多所更定；乃吾介存，竟以舊本付梓，令人駭絕。是彰吾過於天耳，豈愛我乎！朱子將易資時，猶改誠意章注，何況吾輩庸人。王右軍一點一畫失所，輒若眇目折肱。愚亦同有此癖，介存何不相諒也！【此處有「既」字，塗去。】「如是則堯舜以下諸錄安敢復令介存見」望介存於已【以上葉十一。】刊者，勿【原作「而」字，後修改。】印，未刊者，停刊。「已印送人者索還未送人者棄」【此處原有「之」字，塗去。】俟有定本，再行奉寄，亦不為遲也。「不然俟吾終身以後盡以托吾介存刊之又何患焉」家眷係同來，熊熙尚未兆，亦不敢望也。事忙不暇續述，惟略陳大概。容俟政暇，細寄一切。此覆，并問近祺，臨池惘【此處有「之」字，塗去。】惘。

洙泗錄備覽一句，移之其是。【此處有「但此書」三字，塗去。】前因吾介存言，不當立雜錄一門，又周南二則，不當列入餘澤篇，暇中因復改定。別出考終遺型二篇，而刪餘澤錄總論三篇名。【其三篇中所引辨成分入考終遺型二篇或竟刪去】其詳俱寫書中，閱之自知。「但未記其次第」【此處有「耳」字，塗去。】補上古錄初本，凡特書提綱者，加補

字。詳志其事者，從傳例。故刻木二節，鳳鳥一節，皆無補字。然其義例，近已大加改正。雖未成書，而胸中「此二字原脫，加於旁。」別有一部補上古錄在，亦不較此區區也。重刻，少刻，依愚見，皆不必增減。重刻，即削為空白。少刻，即添註一字，無礙也。其餘目下皆不暇，覽過再寄聞，可也。又及。【此札鈎踐行錄下。】

第二札 丁巳八月羅源寄

月前接手書，及書樣數紙，即裁覆，并力阻刻書之事；從【以上集十二。】令親家村先生處轉寄西江矣。不料魚雁相左，前字未達，而書已【二字原刪，塗改。】送至。接閱手書，深為駭嘆。以未成之書，遽爾問世，貽人笑柄，奈何奈何！補記三正二考，尙略可自信，至考信錄二種，則猶大須改正。乃今既亦如此，更無方計。惟望介存於未送人者，中止；已送人者，取回，悉行焚去。如必不肯焚，或於總分標題處，悉加『未定稿』三字。其中大可讀者，易一葉，即愛「愛」字原，後加。我之至矣。頃間來役，知尊大人先生到省二載，并未一拆縣篆。雖西江與閩，貧富不同，然省邸終屬清苦，何用此不急之費，亦非所望於介存【此處有「問廣」二字，塗去。】者也。聞廣學缺頗平善，前任亦無虧缺，可喜之至。尊大人古貌古心，德厚福長，固當有此際遇耳。若夫閩省情形，

迥異他省。簿書煩碎，吏玩民蠱，而羅源又係衝途苦缺。兼承前任虧空廢弛之後，微輸日擾，整頓無方。不但戶位素餐，一毫不能興革；仍復晨起夜眠，刻無寧片。竟將詩書一道，付之高閣。亦殊貽笑於大方矣。到任已及一載，結納未出，自念敝衣蔬食，【此處有「不」字，塗去。】一錢不敢浪用，然猶僅免虧缺，縣貧如此，即在任十年，亦不能代彌前任之缺。清查以後，法令其嚴，身家詎宜輕擲。以故常有【以上集十三。】去志。少待積數百金，敷歸途之費，即當苦求上憲，容其旋里。異時或紆道廣，盤桓旬日，亦未可知。要之，亦莫非定數也。介存既有宿恙，宜自愛惜。好事固是佳事，然較之身，則身為本，而學為末。當為父母重此身，為天下重此身，不可徇一日之好，致嬰疾病，如晉皇甫謐可為殷鑑。倘因「因」原脫後加。苦學致疾，與好色貪口腹者，亦不其相遠也。餘書雖都携來，然殊不敢自信。前在都時，作有經界考，俟稍暇當抄寄。然恐又付之梓，則不如其已耳。此覆。并問近好，不一。

與陳介存履和

【此篇紙條上。原作「第三札」。書前有紅圈

一。又錄「七字」。戊午「戊午」二字旁，有「三年」二字。】

九【原作「十字」，塗改。】月羅源寄

松翁在署，日訂行期，催促作札。因是簿書碌碌，然每一提

筆，千頭萬緒，竟不知當從何處說起。羅源小縣，事本不多。無如當衝沿海。『原作』河字後修改。』刻無寧甚。抑且事多掣肘，經理爲難。非惟書史遂廢，而因勞致疾，與吾介存略同。是以今秋調簾入省闈，竣後，即以乞歸之意，而自上憲。未蒙允許。竊念閩中作吏，賠累多端，今幸倉庫無虧，可以脫身。豈宜久戀。意欲遲兩月後，再『赴』字塗去。』行赴省苦求，未知能遂願否。若更因循，則明歲當大計，例不得病免，歸期尙遙『以上兼十四。』遙也。聞廣豐缺尙平善，蓋天留此以待賢人君子者，殊爲忻慰。寄去唐虞考信錄稿四卷，三代經界通考稿一冊，此考與前三代正朔通考（原名三正異同通考）經傳補記通考共爲一書『原爲二卷題三字，修改爲一書二字。』曰，王政三大典考。此俱已成稿者。其三代考信錄，尙多缺漏及應改之處，未便火。俟身輕日，從容訂正。再寄可也。倘能克遂鄙願，歸途紆道廣豐，作旬日之聚，暢談一切，此不能盡言也。外寄佛手茶葉二種，希查收。此間近好，餘不一。

第四札 己未（二字旁有四年）二字。』七月二十四日上杭

稿八月十二日寄

去歲役回時，聞吾介『在』字塗去。』存尙臥床間，不知近日已全愈，行動如常否也。道塗險遠，音信難通，令人快悶。松翁別時，適值調簾初歸，大差過境，贈遺殊薄。後雖

遣役補送，然終未滿此心，至今歉然。愚自去『去』字原脫，後加。』臘卦省，而京各憲，以病乞歸。未蒙允許，而撫台語尤決。竟不得已，復歸羅源。今春調署上杭，愚又赴省，再四而辭。不允。又不得已，於三月八日卸事，四月二十五日接上杭印矣。簿書訟獄，碌碌終朝，何時復得園戶攬耒，享神仙福也。言之長歎。上杭密邇江西，以爲可常通消息。乃到任來，詢之士人，『以上兼十五。』俱莫知廣豐何所。大抵上杭偏南，頗近會昌瑞金。聞直北八站，有白水，有水路可至建昌。不知建昌至廣豐有無水路，可幾許里也。今特專差往候，并令探查路徑。若可通舟，將來告病得允時，即可從此過常玉『原作』至字，塗改。』山，未嘗『原作』竟字，塗改。』非相聚之一機會也。暑氣熏蒸，統維自愛。齊不盡言。松翁何時離江西，何時可至潁，并寄知之。餘不一。

「外附寄圖章一副畫一幅」『鈐用殊榮。』

與陳介存履和

『寫紙條上。原作』第五札。書眉有紅圈一，又

疏『九』字。』庚申『此二字旁有五年』三字。』七月初上杭寄

客歲接吾介存手書。以尊翁大慶，囑余一言。願籍書碌碌，非惟無一刻之暇，而意煩心碎，亦無由強奉入文字一途也。庚申元月，辰巳間，新正事畢，得半日暇。即屏人，坐小園構思，甫漫草一稿，未及點竄，而僕人已告席具。即着衣

冠，延幕客，方遞坐飲酒間，忽外京本府有手書至。折視，則係 欽案，制台已委糧台星夜來矣。自此拘人下鄉，辦差點解，復有命盜各案，陸續紛沓。上府者，兩度。過道台差者，又兩度。直至五月，夏公始至上杭，於二十二日接印。以爲可以少閒，而二十三日即「有「春」字塗去。」奉藩台札調，連夜趕赴行轅。旋隨還上杭，辦查抄事。至初六「以上案十六。」日往送藩台回，又因交代限迫，宵晝趕辦，連十三日始送各項冊於新任。越次日，乃能得前稿，而改竄之。言之可嘆，亦可笑「有「案」字，塗去。」也。交代幸無欠缺，但監盤未委，倉穀未盤。回任尚需時日；又不知能免調簾與否。俟赴省時，當苦口懇于上憲，俾得歸里。然未知命竟何知也。倘如所願，當於啟行後，迂道廣豐作旬日之聚。不知介存於何日赴公車。望先寄一信，以便隨期酌定，不至相左，則善矣。此間近好，不一。

第六札

庚申十一月初十日回羅源寄「庚申」三字旁，有

「五年」二字。」

使來得接手書，知於近日赴京。此亦大佳事，況出之父命乎。但宣途艱「原作「難」字，塗改。」阻，作吏不易。而以弱體跋涉長途，亦宜善自愛也。愚於八月十五日，自上杭起程，沿途擔擱，至九月二十三日始進省垣。本期早賦歸來，而時會未至。竟不

得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回羅源任。前所云迂道過豐者，亦不知爲何年事矣。久事簿書，經史悉置高閣。雖有舊作一二，都不暇正。上杭卸事後，頗將上古洙泗兩錄更定。上古錄已抄有另本；檢出送閱。洙泗錄尚未抄畢，俟異日再寄，可也。唐虞錄前已寄閱，今雖小有更「以上案十七。」定，無大異也。其餘都未敢自信。而自中秋後，碌碌道途，悉絀箱篋。今雖履任，尚未移入署內，行李都未開視。匆匆遣人，亦不及細檢也。此候近好，并望高標，餘不一。

又「寫紙錄上，原作「第七札」。書眉紅圈一，又錄下「十」字。」

辛酉十一月初十日羅源卸事後寄「辛酉」二字旁，有

「六年」二字。」

客冬接來書，已具函裁答。今春遣价赴都，復寄一札，至今未接回音。春闈失意，自屬時命未至，但不知赴挑何如，現在已回豐署，當復留京，或赴他省也。海峽地僻，音信茫然，令人鬱悶，愚歸心久迫，解組無由。九月間離任，部文始到，閩省業已委員接署，於十月十二日交篆矣。交辦雖經早送，但盤倉諸事，皆需時日。未知年前能起身否。遲則在正二月間矣。介存明春北上，當于何日，望寄知一信，俟隨期酌量，如尙及一晤，當由浦城迂道廣豐快聚旬月。否則，自衢州北去矣。洙泗考信錄今已抄有另本。前所寄已刻數十

部，因未懷意，尚不敢輕示人。然既已刷印，又未便棄置。因於暇時，抽去二十餘頁，另易十餘頁，補刻之。雖較定本，尚未盡符，然或無大疵累矣。今特端人送去二部，并將抄出稿本統寄去。此本亦尚有未訛處，因據書歷錄，未及細酌。俟歸里後，覆行斟酌，再另付梓可也。明春倘至廣豐當將「以上葉十八。」

十餘頁之版，留之豐署，以便補刷也。三正補祀二考，本係三種，因壬冬相晤時，經界考尚未脫稿；今已補行刻出，當共為一部，統名王政三大典考。茲寄去二部，並將新刻者，另寄十部，以便合訂，祈為檢收。尊大人福履想應康健，官況想應遂意，祈為請安。朱松老來離時，適值大差往來，又方圖告病，預籌歸途之費，以致未能厚贈，至今為之不樂。情乎其命駕太早，不於暑上杭時來也。不知近日亦有信到否。李筆詢問近好，紙短情長，餘言不盡。

第八札 辛酉十二月省城寄「辛酉」二字旁，有「六年」

字。

役回，接閱手書，得悉近況，并知尊大人委辦銅斤，殊為榮掛。宦途不易，得失無常，愚所以決志辭歸也。然尊大人既精神其健，處之泰然，即亦無可慮者。至於賠累「有」字塗去。」一節，據愚聞關中王棠「原作『堂』字改。」所言：其乃翁連京銅時，俱係親自經理，不委他人，儉於自奉，所領路費，

亦足敷用，並未賠累一毫。又前在京師時，有新例：斤兩賣之廠員，塊數賣之解員，此雖為京銅而言，然外省恐亦當依做此也。惟願尊大人善於隨養，不為道途勤勞所累。吉「原作「及」字塗改。」人天相，「以上葉十九。」早回原任，是所禱祝耳。所索文稿，現留羅署。他種亦俱未及改定。且介存行色匆匆，已送者，尚不暇披覽，又何以多為？舊板既不能携，新板十餘頁，亦似不必賣去。如有機緣，可以早領咨文，統俟至浦城時，而行商酌可也。朱松老叔姪，理應幫助。但閩省請咨最難，所費不貲，卸事以後，有出無入，咨文一日未發，則有餘不足，一日不敢定。曾有同寅告病，因請咨，致資斧俱罄，流落閩省者。自度或不至此。然現在亦無安人可送。錢上杭卸事後，曾差衙役進京，銀錢俱被拐「拐」字原脫，後加。」逃。莫若亦於至浦城時，送至豐署，較為穩妥。然未知天意如何也。茲因使回，率筆致覆，餘不一。

與陳介存腹和「宮紙條上。原作「第九札」。書眉紅圈一，

又錄下「十二」二字。」壬戌二月初八日歸至清湖寄「壬

戌」二字旁有「七年」二字。」

前接手書，當即具札，付來役資回，想已入覽矣。愚于正月十七「原作「二十六」，塗去「二」字，改「六」為「七」。」日自福省起程，因雨過多，脚夫遲延至二十六日始抵建寧。即遣役星

夜前赴廣豐，約于月初相聚，并面致朱松老之項，不料去役于初二日至豐，尊大人已于二十五日起程赴省。數年離思，止因旬日之遲，不得暢談一切，以慰別懷，時也。數也。夫復何言！朱「朱」字原脫，後加。松老遺此「以上葉二十。」艱難，恐其懸待甚切，而愚路費之外，亦向幸有餘財可推。不得已，而役送赴省會二百金，祈「此四字原無，後加。」面為收明，親交松老，毋致參差，是望。「此處有「至」字，塗去。」道遠人單，財物未便多帶。且「以上十一字原無，後加。」朱笏山業已挑發鄰省，想亦「亦」字原無，後加。「無待於遠水之救也。」「原作「而」，塗改。」「道遠人單亦未便於多帶」專此達知，并問近履，餘不一。「鈞數川墨筆，以上葉二十一。」

與廣平王親家

以下五首並嘉慶二年五月內寄「五首」之「五」

字旁有「三」字。此行書眉有紅圈一，又「三」字。此行前另有一行曰「閱中與故鄉親友札」，而書眉貼紙條曰「頭行不寫」。

夏景舒遲，綠陰繞舍。想老親家先生課耕樹下，攤卷「原作「書」字，塗改。」窗前，清閒快樂，何羨如之！弟於六月抵福省，七月到任。民蠻吏玩，缺苦地衝。兼之前任虧缺頗多，交代難辦。卯起亥眠，常無暇刻。每自笑多此一來也。舍姪年少，諸事全無主意，去家五千里，無由督束教誨。所望老親家，時加訓戒。并喻令愛，不憚煩瑣勸諫於閨闔中，庶可

不致流蕩。子之與婿，分雖異，而理同。總宜愛之以德，不當姑息。若縱其所為，將來流蕩，必至凍餒，反所以害之耳。丈人乃有服尊長，女婿謂之半子，督責戒飭，不得爾之過也。婦人愛夫，不在日用小節，惟能勸之以正，使能自立，乃為善愛其夫。非徒愛夫，即是自愛。舍姪果能守分讀書。令愛必不至於失所。設其吃酒賭錢，親近匪類，將來令愛豈能平安度日？但觀杜令婿，便是前車之鑒。紙短思長，筆難盡意。惟望老親家憐此苦衷，代為舍姪令愛謀永遠之計。是所禱切。

與遂懋如

以上葉二十二。此行書眉有紅圈一，又「三」字。

久不相見，想與居定康吉「原作「去」字，塗改。」也。弟本命窮之人，處館常不過數十金，俸給朝夕。出任又得苦缺，復遇苦年。去歲免糧，兼連辦大差。菲食惡衣，尚「原作「常」字，塗改。」賠累千餘金。今春始能完補，乃知命有一定，即為官亦無益也。先姊沒已十年，窀穸未卜。前者猶恃有甥在，歲歲催葬。今甥又亡矣。此非三哥之責，而誰責。春秋責備賢者，況三哥分則家長，情則至親，豈容坐視。若待重甥長而後葬，則亡人之得安，遙遙無期矣。伏望三哥慨然自任，使令兄與先姊，均得早歸泉壤。不但兩冥晦感，即親友亦必共稱義舉。人之愛其同胞，誰不如我。弟不能忍於先姊，想三